

從布希訪日看美日關係

丁永康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基本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日關係是屬於一種「不對稱相互依存」(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的關係。①日本在戰後無論在各方面都依照美國的指示，從事政治改革、經濟復興及安全保障。從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日本經濟開始復甦，經過七〇年代、八〇年代，三十年的努力奮鬥過程，日本的經濟規模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而且已成為舉世矚目的最有競爭力的經濟體、最大的債權國、投資國及金融國。美國面對日本的挑戰與威脅，雙方關係開始起衝突、摩擦。於是美國以其優勢的霸權心態、政策及權力，強制性地要求日本調整其政策，並採取一連串措施「打壓日本」(Japan-bashing)。②甚至有人主張用「高層政治」(high politic)中「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概念運用到美日關係上。③以及用冷戰時代「圍堵」的概念運用到美日關係中。④

面對美國一波波強大的壓力，日本挾其堅實的經濟實力，也開始財大氣粗，由盛田昭夫及石原慎太郎合著的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The Japanese Can Say No)，明確地指出，由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美蘇馬爾他高峰會上，正式宣告

註①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Bost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9), pp. 16~18.

註② Chalmers Johnson, "Their Behavior, Our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89, pp. 17~27; David Brock,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Japan-bash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89, pp. 29~40; James Fallows, "Getting Along With Japan," *The Atlantic Monthly*, December, 1989, pp. 53~64; Michael Mastanduno, "Do Relative Gains Matter? American's Response to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1 (Summer 1991), pp. 73~113.

註③ Raymond Vernon, "On Glass Houses and Japan - Bashing,"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89, p. A25; Kazuo Nukazawa, "Interdependence and Reg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2, No. 1, (Fall 1988), p. 45.

註④ James Fallows, "Containing Japan," *The Atlantic Monthly*, May 1989, pp. 40~54.

美蘇冷戰結束，美日關係在沒有蘇聯共同威脅的情況下，對自己政治、文化及經濟相當自負的日本而言，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對美國馬首是瞻，唯命是從，一九九〇年代的日本應會對擁有自己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充滿自信，同時對美國應該說「不」的時候就該說「不」。⑤此外，也有一些相關的論文反應日本如何應付及反擊來自美國的壓力，甚至也主張採取以牙還牙的方式「打壓美國」。⑥

因此，後冷戰時期，美蘇結束兩極的對抗，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矛盾與衝突日益白熱化。⑦國際政治經濟的焦點雖已由過去重視地緣政治轉變為重視地緣經濟。美日兩國領袖都認為彼此的關係，無論是合作、競爭、衝突都會對全球、亞太區域及雙邊的政經關係產生重大的影響。

美國總統布希於去（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今年一月十日訪問亞洲四國——澳洲、新加坡、韓國及日本。此項訪問較原定計畫遲了一個多月。本來訪問是要處理冷戰結束後，如何安排亞洲新秩序的問題。由於國內外原因的變化，布希訪問計畫的性質變成如何要求亞洲國家開放市場，以突破美國經濟不景氣的困局；目標主要是鎖定日本。布希於一月七日至十日訪問日本四天。本文擬從下列幾方面來探討美日關係。一、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美日間的合作與衝突關係；二、布希訪日的評估；三、結論。

二、八〇年代以來美日間的合作與衝突關係

八〇年代以來美日間的合作與衝突關係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來探討：（一）經貿層面；（二）軍事安全層面；（三）觀念與認知層面。

（一）經貿層面

美日兩國在八〇年代初期共同面臨蘇聯共產主義擴張的威脅，在政治及軍事安全上，日本還是以美國馬首是瞻，日本需要美國的核子傘保護。職是之故，日本服膺美國的領導。但是美日兩國在經濟領域內，尤其是貿易上的摩擦已日益達到白熱

註⑤ 參考劉秀琴等合譯，一個可以說 NO 的日本，（台北：中央日報社，民國七十九年）。

註⑥ Andrew Goble, "Japan's America - Bashers," *ORBIS*, Winter 1990, pp. 83-102; Kan Ito, "Trans-Pacific Anger," *Foreign Policy*, No. 78 (Spring 1990), pp. 131-152; Edson W. Spencer, "Japan as Competitor," *Foreign Policy*, No. 78 (Spring 1990), pp. 153-171; Aurelia George, "Japan's America Problem: The Japanese Response to U. S. Pressu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4, No. 3 (Summer 1991), pp. 5-19.

註⑦ Shafiqul Islam, "Capitalism in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1 (Winter 1989/90), pp. 172-182.

化的程度，即呈現出「結構性摩擦」的新局面。結構性摩擦是指貿易不平衡使摩擦雙方改變進出口產品結構，並導致國內產業結構的改變，進而引起國家經濟結構的改變。兩國的經貿協商，都是在美國不斷的施加壓力下，日本則儘可能採取拖延戰術，不到最後一刻，日本是不會妥協與讓步的。

八〇年代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1)美國貿易收支不平衡的不斷擴大；(2)日本汽車、鋼鐵、半導體 (semiconductor) 元件等特定產品對美國出口的劇增；(3)美國對日本的出口增長受阻等等的經濟因素，還有兩個在商務習慣、政治體制及社會、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不同，根本立場上的分歧等社會因素。近年來，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逐年擴大，從一九八〇年的九十九億美元，擴大到九〇年代初期的每年四、五百億美元。(請參考表一⑧及表二⑨) 日本對美國的出口也從戰後初期的纖維、陶磁品等領域擴大到鋼鐵、汽車乃至電子產品等高科技及尖端科技領域，而美國對日本的出口比率較高的仍然只是糧食等初級產品。美國幸福雜誌列表(表三⑩)比較美日兩國間之相互出口貿易，看那一國比較像第三世界國家？

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擴大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產業界由以國內生產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為依賴從日本等海外進口為主的產業結構。因此，美國對日本限制進口，偏重出口的不公平貿易習慣甚為不滿，因而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到一九八六年六月間，美國國會就提出

註⑧ 轉引自 I. M. Destler and Michael Nacht, "Beyond Mutual Recrimination

: Building a Solid U. S. - Japan Relationship in the 198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Winter 1990/91), p. 104.

註⑨ *The Economist*, January 11, 1992, p. 23.

註⑩ *Fortune*, December 30, 1991, p. 76.

從布希訪日看美日關係

表一 美國貿易平衡表 1980~90①

年 別	美國全球貿易				美國對日本貿易			
	出口	進口	平衡	赤字 / 貿易②	出口	進口	平衡	赤字 / 貿易
1980	224.3	-249.7	- 25.5	.053	20.8	-30.7	- 9.9	.192
1981	237.1	-265.1	- 28.0	.056	21.8	-37.6	-15.8	.266
1982	211.2	-247.6	- 36.4	.079	21.0	-37.7	-16.8	.286
1983	201.8	-268.9	- 67.1	.143	21.9	-41.2	-19.3	.306
1984	219.9	-332.4	-112.5	.204	23.6	-57.1	-33.6	.416
1985	215.9	-338.1	-122.1	.220	22.6	-68.7	-46.1	.505
1986	223.4	-368.4	-145.1	.245	26.9	-81.9	-55.0	.506
1987	250.3	-409.8	-159.5	.242	28.2	-84.6	-56.3	.500
1988	320.3	-447.3	-127.0	.165	37.7	-89.5	-51.8	.407
1989	360.5	-475.3	-114.9	.137	44.6	-93.6	-49.0	.355
1990③	193.0	-241.9	- 48.9	.112	23.5	-43.1	-19.6	.294

資料來源：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and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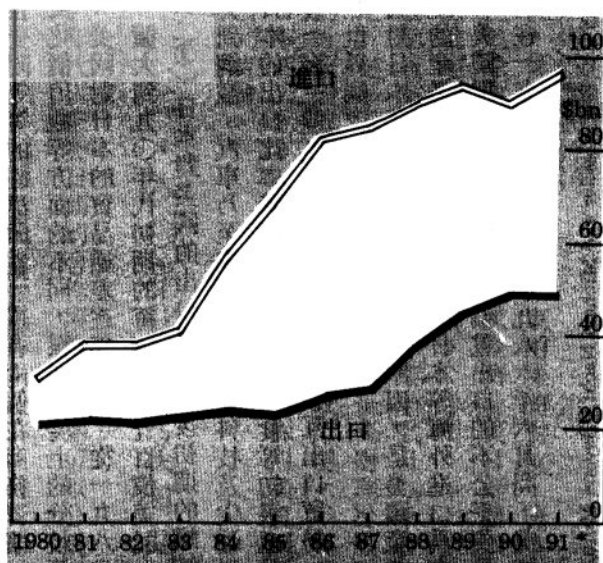
註 解：①每一單位為十億美元。

②赤字佔總貿易(出口加進口)的百分比。

③1990年(1~6月)。

表二：美國對日貿易赤字增長表

十億美元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一日，頁二十三。

了二百四十八條貿易保護法案，目的是調整美國產業結構現狀，限制進口，在二百四十八條貿易保護法案中，針對日本的就超過七十條。①此外，美元比價過高也是原因之一，一九八五年九月五個工業先進國家的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集會，簽訂「布拉薩協定」(Plaza Accord)②迫使美元大幅貶值。美元對日圓的比價從二百五十日圓降到一百二十日圓左右。與此同時，美日兩國政府在一九八六年底，簽訂了有關於限制半導體的價格並保證美國的該項產品在日本市場占有率達百

註① 鄭虹譯，日本經濟新聞社編，大變動中的世界經濟，（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
註②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9, 1990, p. 11.

表三：美日兩國出口對方前十名的產品與價格

日本對美國出口的前十名產品		美國對日本出口的前十名產品	
	1991價格 百萬美元		1991價格 百萬美元
1 汽車	\$21,123	1 雪茄	\$1,673
2 電腦磁碟機	\$3,595	2 電腦周邊設備	\$1,665
3 電腦周邊設備	\$2,572	3 飛機	\$1,629
4 半導體	\$2,442	4 穀物	\$1,407
5 電腦記憶晶片	\$2,434	5 木材	\$1,280
6 攝影機	\$2,431	6 電腦	\$1,191
7 卡車	\$1,801	7 半導體	\$1,116
8 錄影機	\$1,498	8 鋁	\$955
9 卡車傳動器	\$1,012	9 飛機零件	\$897
10 影印機	\$920	10 黃豆	\$840

資料來源：Fortune, December 30, 1991, p. 76.

分之二十。美國政府又挾持對國際體制 (International regimes) 的控制，主導「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s and Trade) 新一回合——烏拉圭回合 (Uruguay Round, 1987~1991) 的談判，^⑮要求日本開放稻米市場。

美日兩國關於結構性協商於一九八九年七月提出的結構性障礙，經過五個回合的討價還價，終於在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八日達成協議，由雙方同時發表一份「最終報告」，宣布各自採取的改革經濟結構的措施，力圖從根本上解決兩國間日趨劇烈的經濟貿易摩擦。日本在「最終報告」中提出的承諾主要有：(1) 爲了充實社會資本，將十年內(一九九一~二〇〇〇年度)的公共投資總額擴大到四百三十兆日圓，使日本的經濟結構轉向以消費者爲中心；(2) 修改禁止壟斷法，並加強對違反壟斷法的企業的處罰；(3) 改善妨礙自由競爭的商業慣例，以促進外國產品的進口；(4) 通過修改大型零售商店法，使開設分店的時間縮短在一年半以內；(5) 修改土地稅收制度，以增進對土地的利用；(6) 調整價格機制，以把握內外價格差距等等。在「最終報告」中美國提供的承諾主要有：(1) 爲了進一步削減財政赤字，將採取增加稅收的方針；(2) 鼓勵人民儲蓄和增加固定資本投資；(3) 提高工業製成品的競爭能力，以擴大出口；(4) 加強技術研究和開發；(5) 改善對勞動者的教育和培訓等等。此外，雙方還商定：日美在今後兩個年度內對「最終報告」的實施情況，分五次進行核査。美日兩國輿論界對於這份「最終報告」雖都給予積極的評價，但均認爲是雙方爲了避免摩擦加劇而作出妥協的產物，日美經濟摩擦的火種還不能說已經完全熄滅。對於能否改變近幾年來美國對日本四、五百億美元的巨額貿易逆差還得拭目以待。

(二) 軍事安全方面

美國於八〇年代初期，要求日本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分擔負荷。^⑯美國目前有五萬六千名軍人駐紮在日本，因爲美國經濟衰退，華府不斷強求日本政府財政補助，提高美國駐日美軍的待遇及財政支出。日本政府對美國的要求，基本上是採取合作的態度，目前每年支助美軍百分之五十的開支，約三十億美元。^⑰但是美日間有關軍事安全方面也有以下一些爭議的問題。

註⑬ 參考丁永康，「『國際體制』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卷，第四期，民國八十年四月，頁八十一~九十二。

註⑭ 參考李明，「合作與紛爭——展望布希時代的美日關係」，引自陳毓鈞編，美國新政府外交政策之展望論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頁一〇三~一二六。

註⑮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4, 1991, p. 2.

(1) 關於戰鬥機FSX的聯合研製問題

一九八九年美日雙方對此問題曾有嚴重的爭執。最初美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不會讓日本單獨研製戰鬥機FSX，後來又主張由美日聯合研製，但這個計畫遭到美國國會的堅決反對，認為不能將美國在這一高技術領域裏的優勢，拱手讓給日本。因此美國對聯合研製計畫又提出兩個要求：(1)在工作量的分攤上，美國要占四〇%；(2)日本的技術要原原本本轉讓給美國，而美國的技術則不向日本公開。這種不公平的要求，使日本方面難以接受，由此發生激烈的爭執，談判一度陷於僵局。但到最後日方只好屈從於美國的强大壓力，同意放棄它單獨研製FSX的計畫，接受美國聯合研製的方案。這樣，日本飛機製造廠商就同美國通用動力公司達成了一項基本協議，聯合研製下一代戰鬥機(FSX)。估計這個項目要花費近七〇億美元。但是日本自民黨眾議員石原慎太郎至今還認為美國要求聯合研製的目的，就是想要盜取日本的高科技。

(2) 美日在軍事安全上出現了一些意氣用事的事件：

1. 美國駐日海軍指揮官斯塔克波爾(Henry Stackpole III)將軍在一九九〇年三月的談話曾激起日本反美的政治風暴，他說：「駐日美軍是一種『瓶蓋』，俾便防止日本的軍事力量復出。」對一些自尊心强的日本人民而言，「支付看門狗來看管他們，深不以爲然。」^⑭

2. 在一九九〇年四月，美國五角大廈有一份高姿態的報告「亞太邊緣的戰略架構：展望二十一世紀」(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列了美國在日本的一個主要戰略目標就是不讓日本軍力投射能力有所發展，尤其是美國不願看到日本的航空母艦巡弋在印度洋上。^⑮

3. 波斯灣戰爭期間，美國堅持要求日本捐贈一百二十億美元的巨額資金，協助美國對抗伊拉克的「沙漠盾牌」演習及「沙漠風暴」作戰。日本對波斯灣戰爭反應遲鈍，美國人頗表不滿，最後，還是順從美方的要求與壓力。但是也顯示出美國單獨領導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日本人認爲美國應該謙卑地認知到這種事實。^⑯美國片面要求日本祇「納稅而無代表」(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老大作風，日本的外交及防衛廳官員對此深表不滿。^⑰

註⑭ Selig S. Harrison and Clyde V. Prestowitz, Jr., "Pacific Agenda: Defense or Economics?" *Foreign Policy*, No. 79 (Summer 1990), p. 57.

註⑮ Kenneth B. Pyle, "How Japan Sees Itsel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Vol. 2, No. 2(Nov./Dec. 1991), p. 35.

註⑯ Fuji Kamiya, "Can We Still Love American," *Shokun Magazine*, translated in *Japanese Digest Forum*, May 9, 1991.

註⑰ Zbigniew Brzezinski, "Selective Global Commit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4 (Fall 1991), pp. 15-17. and Kenneth Pyle, *op. cit.*, p. 35.

(三) 雙方觀念與認知的差異

(1) 相互敵視的民族主義的興起

美日相互敵視的民族主義的興起，吾人可從下列兩個例子窺知。

1. 美國有八名國會議員抗議日本東芝株式會社將敏感的高科技賣給蘇聯，在國會山莊前以斧頭砍壞東芝牌的收錄音機。

⑳

2. 日本購買了被稱為美國靈魂的好萊塢哥倫比亞電影製片公司和美國象徵的洛克斐勒中心的一半以上的股權，在一些美國人看來，這意味著美國「失去了對自己國家及其文化的控制。」

美日關係由過去的「戰勝國對戰敗國」、「保護國對被保護國」、「大哥對小弟」的關係，演變到目前全球的「平等又競爭」的夥伴關係。許多美國人難以調適其老大及霸權的心態，許多日本人也有輕視美國人的舉止，因而使美日兩國間充滿又愛又恨的情結。在日本有上百種書驗證美國「惡意的設計」(evil design)，想要摧毀日本的挑戰。美國作者如：Clyde Prestowitz, James Fallows, Chalmers Johnson，以及 Pat Choate 等所謂的「修正主義者」(the revisionist) 都被介紹給日本讀者，而這些人的觀點誤導日本人認為他們的意見代表美國人民及領導人的主流思想。㉑有些主張「打壓美國」的日本人認為美國人絕不會公平對待日本人，因為「美國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國家」，而且「白種美國人不能忍受黃種日本人變得比較富裕及成功。」㉒在美國有一些人不斷地打壓日本，已在日本造成一種危險的反應：憤慨的民族主義打壓美國。所以在日本已有一些所謂的「新亞洲主義者」(New Asianist)。事實上，美日兩國相互主張打壓對方的民族主義分子是最大的同盟軍。㉓

(2) 談判哲學與技巧的差異。

美國給日本一連串明顯而且重複的壓力，然後日本想辦法回應美國壓力是當今美日關係一個普遍的特性。㉔日本把美國

註⑳ David Brock, op. cit., p. 29.

註㉑ Kan Ito, op. cit., p. 133.

註㉒ Ibid.

註㉓ Ibid.

註㉔ Aurelia George, op. cit., p. 5.

的壓力及如何應付這種壓力當作「美國的問題」(American problem)。通常壓力有幾種方法：請求 (requests)、要求 (demands)、建議 (suggestions)、甚至指示 (instructions)。²⁵從壓力的「英文」字義而言，其程度是逐漸遞增的。

傳統上，美國對日本的強大壓力一直集中在兩個主要方面：一為國防，二為貿易。²⁶而日本回應美國的壓力乃採取「部分答應，部分拒絕」的辦法。²⁷尤其是在日本國內條件不願順從美國要求的議題上，日本企圖修正、限制、拖延、處理及控制來自美國壓力的影響。同時日本也認知到為了雙邊關係的和諧，日本必須妥協、讓步。所以如何平衡美國要求而又不致損害日本國內利益，常造成日本政府的兩難。通常日本政府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易讓步妥協。直到被逼得攤牌時刻，日本才就下列方式擇一回應：整批外交 (package diplomacy)、承諾行動 (affirmative action)、漸進主義 (incrementalism)、替代——補償 (substitution - compensation)、執照主義 (tokenism)、雙邊關係主義 (bilateralism) 及文化主義 (culturalism)。²⁸而且這些回應都不互相排斥，有時是相互交叉義運用。總之，日本應付美國的壓力所用的策略是「拖、拖、拖」的戰術。

三、布希訪日評估

時序邁入一九九二年，美日兩國關係在安全及經濟兩方面都出現比較大的摩擦與衝突，而且是兩國關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低點」。²⁹根據一九九〇年五、六月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及東京廣播系統的聯合民意調查報告顯示，受訪的美國人中，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認為日本的經濟力量比蘇聯的軍事力量，對美國的安全威脅來得大些；祇有百分之廿六的人相信，蘇聯的軍力比日本的經濟力量，對美國的安全威脅大。³⁰

美日兩國關係已成爲後冷戰時期及蘇聯瓦解後，取代美蘇關係，成爲全球最受矚目的關係。³¹近年來美日兩國產、官、學及輿論界紛紛著書立說，分析美日政治、經濟及軍事安全關係。例如日本的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合著《日本人能說不、渥福林 (Karel van Wolferen) 的日本權力之謎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費羅斯 (James Fallows) 的《圍堵日本 (Containing Japan)》、奈伊 (Joseph S. Nye, Jr.) 的《勢必領導 (Bound To Lead)》等等，至於在報章、雜誌、學術

註²⁵ Ibid.

註²⁶ Ibid.

註²⁷ Ibid.

註²⁸ Ibid, p. 7.

註²⁹ Fred Hiatt and Margaret Shapiro, "U. S. - Japanese Relations Seen At Low Point,"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2, 1990, pp. A1, A16.

註³⁰ I. M. Destler and Michael Nacht, op. cit., p. 92.

註³¹ Mike Mansfield, "The U. S. and Japan: Sharing Our Destinies,"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2 (Spring 1989), p. 3.

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社論及一般報導更是汗牛充棟。有些著作肯定美日全球合作的夥伴關係，有些則持美日相互競爭、衝突，甚至敵對的觀點。³²

美國哈佛大學雷奇 (Robert Reich) 教授曾對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公民、研究生、銀行家、國務院高級官員、專業經濟家等不同層次與團體的人，做過意見調查。即「對美國而言，那一種未來的世界是較受喜歡的：第一種情形是這個十年中，美國經濟成長百分之二十五，而日本經濟成長百分之七十五；或者第二種情形是美國成長百分之十，而日本成長百分之十點三？」答案是大多數的美國人比較喜歡第二種情形，祇有專業經濟家喜歡第一種。這個發現實在令人驚訝！大多數美國人寧可犧牲百分之十五的經濟成長，來阻止美國主要的貿易及金融夥伴日本減少近百分之六十五的經濟成長。³³這意味著美國人非常「重視相對獲益」(Do relative gains matter?) 的觀點。³⁴

但是在布希訪日行前，根據亞洲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布希與宮澤喜一彼此相依為命」(Bush and Miyazawa Need Each Other—Maybe Too Much) 的社論認為，雙方均握有對方政治前途的鑰匙。³⁵對布希而言，他此次訪日，要日本在經濟上讓步，俾便減低國內的批評——重外交而輕經濟。有二十一位美國企業主管伴隨他訪日，意味著布希展示他支持美國企業的決心。

對宮澤喜一而言，其目的在獲得布希共同合作的承諾，俾便給日本人民加強他致力提昇美日全球夥伴關係的印象。宮澤因剛上任，在國內權力基礎尚不穩固，他若想任期長，需要展示他與外國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交涉的能力，以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

職是之故，就布希訪日而言，對兩國政府彼此說服對方政府的邏輯與雙方解決實質經濟問題比較無關，而雙方是在確保政治現狀的維持。布希的目標是日本人在口頭上承諾，而不需馬上行動，開放其國內市場以及限制產品輸美。宮澤喜一的目的在於維持合作與協調的現狀，確保美軍繼續駐日，讓美國繼續開放市場，供日貨出口及日商投資。

從表三與表四（日本在美國客車市場的佔有率³⁶）統計數字，可知汽車已成爲美日間貿易最大的問題。而目前美日兩國政商界人士所爭論的問題，已不是限制日車輸美的問題，而是爲何美國車在日本銷售不佳？以及如何改進這種劣勢？

註³² 參考廖坤榮，「美國的『日本情結』與美、日經貿摩擦」，美國月刊，第六卷第十一期，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另外參考 I. M. Destler and Michael Nacht, *op. cit.*

註³³ Robert Reich "Do We Want U. S. to be Rich or Japan Poor?"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8, 1990, p. A10.

註³⁴ Michael Mastanduno, "Do Relative Gains Matt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1 (Summer 1991), pp. 73~113.

註³⁵ Glen S. Fukushima, "Bush and Miyazawa Need Each Other—Maybe Too Much,"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Jan. 6, 1992, p. 6.

註³⁶ 中時晚報，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十一日，版六。

布希於一月七至十日，在日本訪問四天，雙方發表了一項「東京宣言」(Tokyo Declaration)及一項「行動計畫」(Action Plan)。其內容多為既定立場和政策的引伸，並無令人耳目一新之創見。布希政府用「管理貿易」(managed trade)的壓力，才打開一點點日本汽車市場：日本答應往後三年內努力購買二萬輛美國汽車(約五億美元)及一百九十億美元汽車零件。此舉難怪令美國汽車工業界深表不滿。就「東京宣言」的含意而言，美國企圖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一極世界新秩序，並要求日本輔助。而日本對「東京宣言」則抱持五項原則：(1)履行與日本經濟實力相稱的國際責任；(2)共同處理全球範圍內的問題；(3)密切地磋商地區問題；(4)合理地解決經濟摩擦問題；(5)增進互相理解。

布希訪日結束後，兩國的輿情反應不佳。根據亞洲華爾街日報一篇社論評論布希訪日，在日本民間產生許多困惑與苦惱³⁷。(1)許多日本人不明白為何堂堂的美國總統擔負起通常是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席爾斯的工作。(2)為何美國人堅稱本身經濟不景氣是自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差的情況。(3)為何美國對日本一直有那麼多且繁瑣的貿易新目標。日本人擔心美國將每一件事化為「工作、工作」，這種把經濟與日本聯結在一起的觀點，是既天真又危險的。(4)更悲觀的是，日本人覺得布希是一位尋找新冷戰的外交老手來造訪日本。³⁸(5)日本人置疑陪同布希總統訪日的二十一位企業主管中，為什麼不包括一些在日本經營成功的企業主管，如：可口可樂、IBM、Procter & Gamble 呢。³⁹

基本上，日本人認為美國經濟是處於蕭條中，但並不像美國人講的那麼壞。截至去年九月，美國有八百萬人失業，情形比一九八一年經濟不景氣時，還少了二十萬人。克萊斯勒汽車總裁艾柯卡(Lee Iacocca)抱怨美國經濟生病了。而日本人懷疑是不是艾氏將本身汽車公司的不景氣誤認為是美國經濟不景氣的縮影。⁴⁰事實上，在美國汽車工業中，祇有八萬個工人失業，占所有失業率的百分之四點六，而服務業及建築業的失業工人占所有失業率的百分之八十六。⁴¹

³⁷ Kenichi Ohmae, "Looking for an Enemy in Japan,"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 17-18, 1992, p.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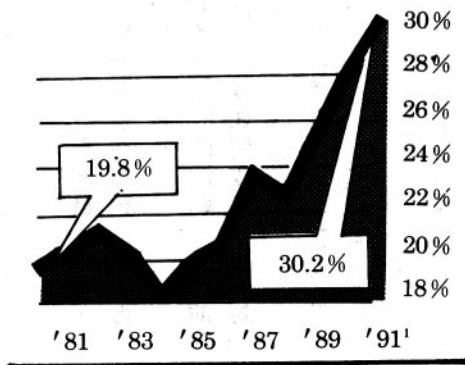
³⁸ *Ibid.*

³⁹ *Ibid.*

⁴⁰ *Ibid.*

⁴¹ *Ibid.*

表四 日本在美國客車市場的佔有率



資料來源：中時晚報，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十一日，版六。

歐馬 (Kenichi Ohmae) 以美國通用汽車工業為例，指出美國當前的失業不能歸因於遲滯的經濟，而是汽車工業的科技及管理上缺乏效能。通用公司去年聘僱四十萬人，生產將近四百二十萬輛汽(卡)車，同年，豐田汽車祇僱用九萬七千人，生產超過四百二十萬輛汽(卡)車。通用裁減七萬四千名工人，原因是想辦法現代化及縮小(效率)差距。^{④②}

此外，布希離日當天(一月十一日)，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的訪問時強調，這次日本給予美國的貿易讓步已達極限，無法再讓步。他說：「美日之間討論這個貿易問題已有十年。過去，我們作過很多讓步。因此，經過這次冗長而幾乎令人精疲力竭的研究之後，我們已不能有其他作為。」^{④③}

對日本人來說，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渾身毛病的巨人而不是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他們所無法放心的是，經歷一次又一次的讓步，他們無法預測讓步的底線何在？所以說，就宮澤喜一的表態而言是相當公平的。一九八一年，美國政府曾要求日本對汽車出口數量加以「自願出口設限」(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日本不得已，只有照辦，尤其是從一九八五年「布拉薩協議」後至今，日圓對美元已升值一倍，按理日本進口車會變得價格昂貴，但十年一過，日本車仍然壟斷美國市場。更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在白宮停車場內所停的白宮官員座車中，幾乎有三分之二是外國車，其中絕大部分是日本車。由此可知，日本汽車即使再度遭受美國汽車工業與政府聯手措施杯葛，其在美銷售量亦不見得會減少(參考表四)。究其原因不外，美日雙邊貿易逆差反映出基本的結構問題，即美國人的消費習慣已過度依賴品質一流的日本產品而無法自拔。舉例而言，日本工人平均每十六點八小時生產一輛汽車，美國工人則需要二十五點一小時，通用汽車平均工人年收入(連福利)為六萬五千元，高出日本同類工人一倍，美國人每年平均花二千零五十美元購買外國進口貨，而日本花一千九百五十美元購買外國貨，美國人大都喜歡購買日本貨，而日本人大都較喜歡購買歐洲貨。^{④④}尤其隨布希訪日的企業主管的年薪比日本同業主管年薪高出六倍，比自己員工平均薪資高出一百五十倍。^{④⑤}

再看美國對布希訪日的反應。首先美國汽車業者及民主黨政客對布希的自詡成功的訪問，並不以為然。以艾柯卡為例，他在與日本五大汽車廠負責人的會晤就不愉快，一向直性子的艾柯卡甚至不等布希的行程結束，就拂袖先行離日返美，返美當天就在汽車工業之都——底特律的經濟俱樂部發表談話，猛烈抨擊日本毫無改善美日貿易逆差的誠意。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 Chalmers Johnson 教授，認為布希此次亞洲之旅，尤其在日本的表现，予人負面的印象

註④② Ibid.

註④③ 信報(香港)，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六日，版三十四。

註④④ 信報(香港)，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三日，版一。

註④⑤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九日，版三。

。如去年該赴亞洲訪問，議而未決；又在宮澤喜一的國宴上昏倒；企業主管不滿布希帶回家的貿易合同等。他建議以日本人自己的遊戲規則與日本人競爭。^{④6}Johnson 認為美國已處於「管理貿易」(managed trade)的時代，而一九八八年的「綜合貿易法案」中的超級與特別三〇一條款，就是對付日本經濟擴張的利器。^{④7}

四、結 論

未來的歷史學家會以一九八九年做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冷戰結束的一年，同時也是資本主義本身內在新衝突的開始。他們認為美國會從圍堵蘇聯轉變到圍堵日本。^{④8}雖然美國貿易赤字與債務國的地位在目前不可能威脅到國家安全，但是它們已產生不良的影響，即培養了美國人的不安全感。因此，對日本採取強硬外交政策的主張，正方興未艾。^{④9}在美蘇關係軍事對抗結束後，美日的經濟矛盾迅速加劇，目前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它不僅是個貿易問題，而且涉及到金融、貨幣、投資、科技、經濟政策、經濟結構、甚至未來的國家安全等各個問題領域(issue areas)。而在日本也興起一股帶民族主義色彩的「新亞洲主義」，視美國為一個渾身是病的超級霸權。而美日兩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大國，兩國間貿易摩擦與衝突日益加劇，不僅對全球國際貿易的發展有嚴重的影響，也會影響到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的穩定性。當然，美日兩國都因為彼此的摩擦與衝突付出昂貴的代價。所以美日兩國未來的關係動向，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筆者試對美日關係提出如下的結論。

(1)就全球政治與經濟而言，國際政治經濟的遊戲規則已改變，經濟已取代政治與軍事安全。過去由冷戰體制重視地緣政治轉變到後冷戰時期的重視地緣經濟。世界各國都在努力發展經濟實力，企圖增加本身的綜合國力。即使波斯灣戰爭後，美國雖是唯一的超級強權，但也無法在短期內改變這種時代的潮流與遊戲的規則。

(2)因此，日本已取代解體的蘇聯，成為美國最大潛在的威脅與競爭者，反之亦然。這個威脅與競爭來自美日間經貿關係不斷的摩擦與衝突，目前調解雙方的摩擦與衝突已日益感到困難。在未來，困難度仍會有增無減。但也不至於到無法控制的地步。畢竟美日的相互依存關係，是非零和競賽，而不是像權力平衡一樣，是種零和競賽。

^{④6}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 16, p. 6.

^{④7} *Ibid.*

^{④8} Shafrquel Islam, op. cit., p. 172.

^{④9} *Ibid.*, p. 173.

(3) 就亞太地區而言，全世界已逐漸開始分成三大（北美、西歐、亞太）經濟區域，其中亞太地區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為基礎的區域經濟體正在浮現中，美國倡議「扇形架構」理論，由美日兩國共同領軍。而日本則倡議「雁形分工」，雖不至於排斥美國，但美日兩國在此區域是平等又競爭的。以目前的現實來看，美國將處於較不利的地位。因為馬來西亞倡議具有排斥美國的「東亞經濟協調會議」（EAEC），極力邀請日本參加。日本將積極參與亞太地區事務，並爭取主導權。

(4) 就美日雙邊關係而言，是從過去「不對稱的相互依存」朝目前「對稱的相互依存」方向發展。就國際關係而言，一般都認為國家間的相互依存網絡（web of interdependence）越密越好。其實運作起來並不盡然，往往有許多不得已的苦衷，甚至是一些不愉快的經驗。有時國家必須做一些它不想做的事情或它想做的事情却受到制約。因此，對一個國家的人民而言，可能產生許多具有敵意的輿論，美日兩國密切的相互依存關係網絡正面臨此一相同的困惑。

(5) 美日兩國間的貿易，美國越來越朝向「管理貿易」，而希望日本由貿易保護主義朝比較開放的貿易。即使美國倡議的烏拉圭回合達成協議，美日間的貿易不平衡，也不是短期間可以縮減的。唯有美國堅持兩方面的「互惠主義」（reciprocity）——市場進入與結果相等，以及日本有限度的節制超強的經濟競爭能力，才能縮減美日不平衡的貿易逆差。

(6) 美國官員及國際政治分析家擔心美日間的經濟緊張關係惡化，在東西方對峙消除後，美日安保條約也令日本人難以信服，有危及兩國的安全聯盟之虞。此外，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竄起後，可能加速歸還北方四島給日本，也可能削弱美日之間的戰略依存關係。反觀日本，在美日矛盾加劇的形勢下，日本社會出現了「亞洲人的認同」及「脫歐入亞」的思潮，這是九〇年代的一種新亞洲主義。日本的「脫歐入亞」的動向及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將左右著今後美日關係的走向。

(7) 今年是美日兩國的重要選舉年，雙方關係將成為對方選舉爭辯的重要題材。美國總統將於十一月份舉行選舉，保護主義、平衡美日貿易逆差、失業等經貿問題是重點訴求議題。同樣，日本的參議院也將於今夏改選，美日平等的全球夥伴關係、新亞洲主義等議題一定會被提到。

(8) 對美日兩國的年輕人而言，許多沒有經歷過外國軍事占領的美國人仍然記恨日本人發動戰爭，而許多沒有遭受外國軍事人侵的日本人，則對被占領感到憤恨。此外，每一個日本人都意識到日本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經歷核戰恐怖的國家，這一點已烙印在每個日本人心。因此，如何化解雙方的新仇舊恨，是美日兩國領導人的責任。